人间

编辑:柳再义 (025)83279183
E-mail:jsgrb_liu@163.com

万象

男子讨回30万工钱 全为1元5角

内蒙古的戈先生辛苦一年好不容易挣了点钱，可结账拿钱时他却犯了愁，放在他面前的30万元分别装在12个编织袋以及25个纸盒里，面额共分1元及5角两种。13日19时许，银行的工作人员经过2天加班加点，最终将这笔钱清点完毕。

戈先生最早拿到这笔钱是在12日上午9时许，为了把钱存起来，戈先生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打电话联系数家银行，却屡屡被婉拒。

“有的银行答复说办业务的客户多，银行人手不够，当日不能存储这么多小面额的人民币；有的银行则答复可以存储，但需提前预约，好让银行分理处或者支行安排人手，在不影响正常存储业务的情况下进行清点。”戈先生说。

12日15时许，戈先生终于在呼和浩特市金谷农商银行海东支行得到了好消息，他的钱可以存在这里。由于数额众多，海东支行的工作人员还抓紧联系了金谷农商银行青山支行的同事们一起帮忙。

在2所支行多名工作人员2天加班工作过后，这笔钱最终在13日19时许被清点完。

“他们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真的很感谢。”戈先生激动地说。

“由于办理业务的客户较多，我们的工作人员只能下班后加班清点。戈先生存入的全是零钞，我们不仅要清点钱数，还得逐张、逐枚分辨真假，因此只能手工点钞，但大家都很耐心。这件事情是对我们员工业务能力的考验。”金谷农商银行青山支行赵姓负责人说。

尚虹波

图为银行工作人员在清点零钞

努内与中国农民的异国情缘

她是来自亚美尼亚的年轻女护士，美丽善良；他是中国山东荣成的农民，忠厚老实；一段异国情缘让俩人幸福牵手，有欢乐，也有苦涩。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经历18年的风雨，终于开花结果。2013年12月，努内夫妇和两个双胞胎女儿被上海电视台“中国达人秀”节目邀请，一展舞姿，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2014年12月，努内座客中央电视台《向幸福出发》节目，此时，关于她的的婚恋故事也被更多的人知晓。

异国相逢，病房里的意外收获

1994年，27岁的山东省荣成崖西镇詹家庄村农民邓忠刚，由于家境贫寒，在参加了3个月的俄语培训后，远赴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市郊区的一家农场打工。

1995年9月13日，邓忠刚感冒发烧，来到埃里温市医院就医。住院时，认识了比自己小一岁的亚美尼亚姑娘努内。努内是俄罗斯人，家庭富裕，她的父亲是药厂经理，母亲是一名医生。在医院做护士的努内看到邓忠刚没有亲人照顾，就帮邓忠刚打水、买饭。邓忠刚感觉很亲切，心生温暖。邓忠刚每次表示感谢时，努内都腼腆地说：“你在这里没有亲人，我帮助你是应该的。”努内还告诉他自己家的电话，让邓忠刚有困难给她打电话。

一段时间的接触，邓忠刚爱上了这个热情的亚美尼亚姑娘。出院后，他鼓起勇气给努内打电话。邓忠刚说：“我想跟你见面，跟你见面。”到努内家时，邓忠刚给她一个热情的拥抱，并在努内的耳边说：“我真的很想你”。

邓忠刚一来，就开始帮忙做饭。邓忠刚很会包饺子，他要做中国饺子，努内母亲很高兴，从来没吃过饺子，他包了饺子，做了中国菜，吃完饭还主动收拾厨房。努内一家人很奇怪，男人竟然会做饭。努内母亲说：“你下次还来，给大家包饺子吃。”邓忠刚说：“以后要想吃饺子，得把女儿嫁给我。”努内母亲笑着说：“饺子可以吃，女儿不能嫁。”

第一次求婚遭到拒绝，邓忠刚没有灰心，尽管两地相隔40公里，每到周末，邓忠刚便坐公共汽车，赶到努内家，为努内家包一顿饺子。亚美尼亚的男人很少做家务，邓忠刚的勤快自然获得了努内家人的喜欢。

邓忠刚邀请努内到农场做客，品尝他烹饪的中国菜肴。努内赞叹：“天啊，你的手艺太棒了！”在愉快的交往中，努内也爱上了邓忠刚。有一天，当邓忠刚大胆地向努内求爱时，努内抱住他：“你真的喜欢我，我就嫁给你。”

邓忠刚在农村打工，而努内在首都。有一次，努内母亲做了很多好吃的，叫努内去邀请邓忠刚。天气很冷，努内到邓忠刚那里说：“换衣服了，妈妈请你吃饭。”当时，邓忠刚拿出来一件军大衣。亚美尼亚的年轻人注重穿着，为了让邓忠刚不失体面，努内亲自为邓忠刚添置了新皮衣和新皮靴。邓忠刚的心里泛起阵阵暖意，情素暗生。努内的父母被邓忠刚的诚心所打动，他们觉得中国小伙子虽然贫困，但却可以托付终身。

有一次，邓忠刚邀请努内去他打工的地方做客，他怕努内一下车看不到，会生气，就在楼下等3个小时。天气很冷，他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衬衣，努内下车一看就傻眼了，一个男人为了自己心爱的人，愿意忍受寒冷风雪。这一刻，努内特别感动。

后来，俩人渐渐熟悉了，邓忠刚经常和她聊起自己的家乡，说自己的家在海边，有一望无际的大海，美丽迷人的田野。努内听了非常羡慕，说：“我喜欢大海，我喜欢田野。”

带着对中国的美好憧憬，她来到中国农村

1995年11月18日，邓忠刚办妥结婚手续。又过了两个月，邓忠刚和努内在埃里温市结婚。婚后，俩人住在邓忠刚打工的地方，有时候还回努内娘家去住，日子平静而温馨，一年后，他们漂亮的双胞胎女儿邓嘎米拉和邓鲁奇娅出生了。然而，女儿的出生并不能减轻邓忠刚的思乡之情。

1997年，邓忠刚的护照签证到期了。邓忠刚思乡心切，鼓起勇气向努内提出，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活。邓忠刚说：“我们回去吧，家里什么都有，吃的家里都有，不用花钱买。”努内看见他天天上火，俩人的生活费也不多，就答应到中国生活。

努内问：“你家是什么样子？”邓忠刚告诉说：“我家在临海的农村。”邓忠刚画了一幅画。画自己家的小院种植了鲜花和果树，远处还有美丽的大海。房间里面有一铺炕，下面烧着煤炭，炕上很暖和，孩子们在上面玩，大人在炕上睡觉。他家的厨房，是一口大锅，大锅下面烧东西，上面能做饭。画得像那种庄园式的农场似的，一看就让人喜欢。努内想，中国农村肯定非常漂亮。

1997年6月，努内带着不满周岁的双胞胎女儿，跟随丈夫从亚美尼亚首都回到山东荣成农村的家。俩人乘飞机、坐轮船、搭火车，行程1万多公里，火车开了7天7夜才到中国。努内生气啊，就问：“到底还有多少天能到家？”邓忠刚说：“我实话说了，你不会跟我走，所以，我才说两三天。”努内哭了。到大连的时候，努内看到美丽的城市，特别激动。又从大连上了船，到了威海。看到威海美丽、漂亮，她很高兴，可是，车越开越远，路边到处都是破旧的房子。行驶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努内的心开始颤抖。

1997年6月28日，邓忠刚回到了故乡。母亲看到努内和孩子，激动万分，亲吻着两个双胞胎孙女。

农村的亲戚看邓家娶了个洋媳妇，很好奇，都没见过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很多村民掐她身上的肉，说皮肤多白啊。面对陌生的风俗，努内很不习惯。晚上找不着灯，她没见过开灯用线拉。想上厕所，没有洗手间，要到外面去蹲茅厕，厕所内只有两块木板，努内不敢进去方便。看见厨房，下面有一个地方可以烧柴，她猜想一定是洗衣服的地方，就添上水，开始洗衣服。婆婆看见了，去问邓忠刚：“你这个外国媳妇会过日子吗？”努内不知道，这么大的铁锅是做饭的。

面对一贫如洗的新家，心中充满了失落。她坐在炕头，听她从亚美尼亚带过来的几盘磁带，一边听，一边哭，后悔来到这个穷地方。身处异乡，每当夜深人静时，就想念家乡。努内说：“如果我回去，会伤害很多人。”

邓忠刚回家后，每天要出去干活，留下努内在家照顾孩子。因为两个国家文化上的差异，努内闹出不少笑话。有一次，努内和邓忠刚在家里接吻的时候，被邓忠刚的母亲碰见，邓母大叫了一声：“哎哟，我的妈呀，这么亲啊！”

努内、邓忠刚和双胞胎女儿在家中

双胞胎女儿邓嘎米拉和邓鲁奇娅在表演舞蹈

干农活儿，手脚磨出了老茧，嘴角上火生出了水泡

努内刚来的时候，不会干农活儿。第一次割麦子，她想出钱去请收割机，婆婆说太费钱了，努内既受不了热，也受不了刺人的麦尖，为此，努内哭了好几回。不能割麦子，不能种地，丈夫家给了一个她能干的活：拉犁。因为很沉，努内的肩膀都磨破了皮。有人开玩笑说：“你这洋媳妇是来当牛做马来了。”农闲的时候，邓忠刚就去建筑工地打工。努内觉得丈夫在城里干活挺好，比割麦子要轻松，但有一天，她到工地一看，才知道，干那些活更为辛苦。

不会汉语的努内只会说“好”，别人问她，她都回答说“好”。村民们见面打招呼说：“吃了吗？”努内觉得很奇怪，她问邓忠刚：“他们问这话干什么？”

努内不习惯吃炒菜，烤辣椒，有烤糊的味道。努内刚学做中国饭菜，分不清味精和白糖，经常在粥里搁味精，蒸馒头的时候，锅里也不添水，大锅都烧红了。蒸的馒头像烤面包，外头是黄的，有的都糊了。还别说，歪打正着，没想到真好吃。起初，她总是把每餐的剩饭剩菜扔掉，现在她知道了，要勤俭持家过日子。

努内努力学着干农活，学着做各种家务、做饭、去河边洗衣服，下田犁地、播种、锄草、割麦子、扒花生，什么都学，她的手脚磨出了老茧，嘴角上火生出了水泡。

1998年，他们拿出5000元，盖了个大棚养鸡。为了节约费用，他们还承包了6亩责任田，把收获的玉米等农作物粉碎成鸡饲料。养鸡刚刚起步时，邓忠刚就遭遇了麻烦。一天，他前往潍坊市购进了2000只鸡苗，在运输途中，有些鸡苗死了，努内心疼得哭了一天。辛辛苦苦到年底，夫妇俩年收入有2万多元。后来，夫妇俩扩大了养鸡规模，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邓忠刚两口子从来不吵架，努内勤快，邓忠刚又体贴，村民对于这桩异国婚姻十分赞赏。邓忠刚和努内办养鸡场，搭鸡棚、拌饲料，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他们都把鸡舍的鸡粪送给邻里施肥，遇到村里有人结婚、生孩子，努内会带一筐鸡蛋庆贺，遇到村民到家串门时，努内会拿出水果招待客人。

她与丈夫一起栽树、种菜，一起创造生活，将两个可爱的女儿养大。春天播种时，她拉犁仗，干农活，她肯出力气；夏天割麦，她挥动镰刀，不辞辛苦；秋天养鸡，不怕劳累；冬天，还要给婆婆做鞋子。有村民问：“你嫁到穷山沟，后悔吗？”努内说：“不后悔，中国话不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扛着走吗。”

自从离开亚美尼亚后，一直没有跟父母联系上。生活太苦了，努内梦想破碎，她想念远在亚美尼亚的亲人。直到5年以后，努内终于拨通了亲人的电话，激动得语无伦次，只叫了几声爸爸、妈妈，就放声大哭起来。

日子越过越好，她感到非常满足

与父母一别多年，思乡心切的怒内经常会仰望天空，默默流泪。因为家里没有电话，路费又贵，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与远方的父母相见。

2004年，努内的母亲因十分想念女儿，来到了中国。为让母亲住得舒心，努内买了太阳能热水器、盖了洗澡间。8年未见，一见面，母女俩就紧紧拥抱在一起，倾诉思念之情。努内的母亲看到女儿的生活环境，伤感不已。在母亲眼中，女儿这些年吃了太多的苦。倒是两个外孙女让努内母亲十分高兴。

努内母亲跟女儿女婿聊起家常，十分亲切，沉醉在幸福之中。努内带着母亲去威海玩，又去石岛看了大海。努内母亲说：“只要你们生活觉得幸福就好。”可是没过几天，努内母亲突然提出来要提前回国，原来，母亲对农村的生活很不习惯，直呼上厕所不方便。刚刚团聚，又要分别。母亲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相见。

农村的生活，整天就是种地、养鸡，日子平静却幸福。一天，在城里，俩人难得逛一回商店，邓忠刚花了1000多元给努内买了耳环和戒指。来中国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是头一次花这么多钱，连努内都心疼了，她觉得养的400多只鸡一下子就没了。当天，努内和邓忠刚在城里拍了一张婚纱照，以作纪念。

去城里回来，努内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努内有了新的想法，她要开咖啡馆，而丈夫不赞成。邓忠刚喜欢在农村生活，在城市做生意有风险，农村挣得少，但花钱也少。努内说：“不经营没风险，可不经营怎么能赚到钱呢？”

邓忠刚和努内把家搬到了荣成市里，在靠近石岛新港码头的地方，开了一家名叫“努内咖啡屋的故事”的咖啡馆。俄罗斯的远洋轮船经常停靠在这里，咖啡馆的生意也很红火。

因为她的热情好客，咖啡屋日益兴隆。那些船员一见到努内，就上去拥抱她，居然还当着众人亲她一口。在亚美尼亚人看来，这都是很正常的礼节。可邓忠刚还是接受不了，亲眼看到自己的女人跟一个俄罗斯男人亲吻，邓忠刚还是感到很不习惯，就在一旁喝闷酒解气。

两个双胞胎女儿，让努内操了不少心。双胞胎女儿一天天长大，邓嘎米拉和邓鲁奇娅姐妹俩经常会缠着爸爸、妈妈，要到城里去，带她们去海边游泳。努内答应女儿，等挣多了钱，一定给她们买台电脑，把姐妹俩送进艺术学校去读书。为了使孩子健康成长，让两个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夫妻决定在荣成市区买一套房子，让两个女儿居住。

两个女儿非常漂亮，能歌善舞，老师说，她们有天赋，可以当模特。2013年3月，努内和两个双胞胎女儿被上海电视台“中国达人秀”节目邀请，参加演唱跳舞活动，努内和两个女儿在台上跳起了拉丁舞蹈，连主持人周立波都称赞跳舞跳得好。

有人问努内：“希望女儿将来在哪里发展？”努内说：“在中国发展。”当问她希望女儿找什么样的对象时，努内看着两个女儿，高兴的说：“希望她们比我过得更好，也在中国找到幸福，找一个像她们爸爸一样的男人。”

努内说：“如果没有爱，我早回亚美尼亚了，这个家是我们的爱情小屋，自己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努内把幸福定义为有爱相随和相扶相伴，无论风雨，还是阳光，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有爱人相伴，就是最大的幸福。

阿凤 文/图

揭秘

编辑:邹凌 (025)83279194
E-mail:213ZL@sina.com

珍闻轶事

古人穿鞋 为何不分左右脚

鞋子分左右脚，这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但如果时光能回到100年前，鞋子分左右脚，还是颇为另类的现象。分左右的鞋子，古代称为“运脚鞋”，古人是不穿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古人穿鞋始终不分左右。

左右不分的鞋子是不是很难穿?非也！古代制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软，如草鞋、麻鞋，即使用动物皮也处理得很柔软。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相对宽松，尺码比较大，不会有穿不上或是磨脚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古代鞋子不讲尺码，只说鞋号，称“脚第几”。

虽然鞋子不分左右，但古人买鞋还是讲左右的。试鞋时，一般会先伸左脚，只要左脚能穿下，右脚就不用试了。这是因为，人的左脚一般比右脚稍长一些，这与手刚好相反。在古代，还有人也因左脚畸长而出名，如楚国的宰相孙叔敖，《荀子·非相篇》中便记其“长左”。

因为鞋子不分左右，古代制鞋用的鞋楦只有一只。其实，鞋子不分左右国外亦然，西方鞋子分左右距今也不到200年的时间，出现于1818年的美国。中国第一双分左右的皮鞋，诞生于1876年，由上海浦东人沈炳根试制成功，可见穿鞋分左右的历史很短。

不分左右的鞋子又叫“正脚鞋”，也叫“直脚鞋”。古人的鞋子为何不分左右?可能与古代人忌讳穿颜色、款式不一的“鸳鸯鞋”有关。在古人眼里，两只鞋必须一模一样，两只不一样的“鸳鸯鞋”则被视为不洁，只有贱民才穿，这与现代前卫一族有意穿之，以显时尚，完全不同。

与官匪都有勾结之人在民间俗称为“黑白两道”，其来历便与“鸳鸯鞋”有关。古代鞋履等级区分严格，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连所穿鞋子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

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影响极深的北魏孝文帝曾在“服制改革”中即规定，鞋履的颜色“士卒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犯者问斩”。而对做买卖的生意人，西晋朝廷则规定，凡市侩必须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这种鞋就是“鸳鸯鞋”。

这种一双鞋分黑白两只的现象，古人称之为“黑白两道”。由于商人多佞，喜官商勾结，关系复杂，进而衍生出了现代含义的“黑白两道”。

中央领导人的退休生活

在中国独有的政治文化中，国家领导人在任时公务繁重，交出权柄以后，他们渐渐淡出公众视野，却也可以“回归自己”，像普通百姓一样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记者从公开报道中收集了近期国内媒体对国家领导人退休生活的报道，阅读了一些领导人退休后出版的书籍，以及相关人士的文章，以求部分呈现元老们不为人知的退休生活。

不问政事安享晚年

1993年3月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主动提出要求，经中央批准，从岗位上退了下来，此时他77岁，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过上平静的离休生活。

淡出政坛的万里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过着平常的生活。离休后的万里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2006年，万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下来之后，现任领导对我是很尊重，有些重大活动，还一如既往地请我出席，他们还没有忘记我。但我毕竟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现在已经不是领导了，而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普通群众，应当有这种自知之明。”

万里最反感的就是“扰民”，在任时他就喜欢轻车简从下基层，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法极不赞成，退休后更是这样，有时到下面去，当地的主要领导都要来看望他，这让他很不安，他说：“你们都很忙，我现在是个闲人，不要因为看我影响工作。”

退休后不问政事，安享天伦之乐也是田纪云的理念。

2003年退休之后，他说：“领导干部退休，关键是要‘休’。”而他对于“休”的理解是：退休后应安心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争取多活几年，享享天伦之乐。千万不可再利用各种关系干预“朝政”，对现在的领导人指指点点。要知道，革命就像接力赛跑一样，一人跑一棒，你的一棒跑完了，就坐到一边休息去吧，不要再对跑下一棒的人指手划脚。更应懂得，长江后浪逐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而且转得更好！”

退休以后，田纪云偶尔会出去和老朋友聚聚会、吃吃饭，平和而淡泊，对“退下来”显得很坦然。他曾这样说：“年轻的时候努力、拼搏，而到老了，我们要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不要走从学校大门出来进单位、从单位门出来进医院、出了医院的门就去八宝山的路。”

其实，早在1998年八届全国人大届满时，68岁的田纪云就曾向中共提出要退下来，但是没能如愿。“现在好了，多么自由自在，和夫人一起上街买菜，当普通老百姓多好。”他说，“我一直想留点时间给自己，现在退下来了，有时间看书、看电视，另外还写点文章，有回忆纪念的，有总结经验教训的，也有思考问题的，我现在两天就能写出一篇文章。”。

而写文章赚的稿费除了逢年过节用来给工作人员发点慰问金外，田纪云自己一分钱也不花，而是全部捐献给老家山东省肥城市做了教育基金。他的其他积蓄也大部分捐献给了夫人的老家山东省菏泽市用来建立希望小学。

老来得闲发展爱好

退休后闲下来的领导们有了充足的时间运动健身、追求爱好，规律的锻炼、兴趣的发展让他们充满活力。

据万里之子万伯翱撰写的回忆性文章所讲，万里退休后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周的活动可归纳为“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这样一周下来活动安排得满满的，生活充实而有节奏。

万里爱打桥牌，牌技也高超。有一次，他和原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之子荣乐地搭档，在所罗门世界桥牌通信比赛（在世界各地同时有十个赛场）中，打出了妙张，获得了世界亚军，一时成为中国和世界牌坛的佳话。万里的另一大爱好是打网球，他打网球的历史是从山东曲阜师范学校上学时开始的。万里说，打网球使他保持了旺盛的工作精力；网球场上攻防千变万化，是培养人判断力和勇敢顽强的工作作风的最好场所。

事实证明，一静(桥牌)一动(网球)成了他健身的法宝。退休后，万里长期坚持每周打一到三次网球，看着他充满活力地在场上跑动击球，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耄耋老人。万里经常自豪地对来看望他的同志说：这两项运动都要坚持下去。

热爱桥牌和网球的万里也颇有书法造诣，在退休后时常挥毫。万里生在孔孟之乡，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书法颇有心得，在职时便常有单位和个人慕名求字，对此他一概拒绝。退休后，更多的人想来找老领导索字，他还是一概拒绝。

热爱书画的不仅是万里，田纪云也一直有收藏书画作品的爱好，比如舒同在1982年给他写的字，黄胄在1984年给他画的画，他都悉心收藏。这种爱好他坚持了20多年，但最近他把自己的藏品捐给了中国美术馆。他希望美术馆把那些书画印成画集，然后他亲自寄给每位书画家一本。“捐出去办个画展让大家都能欣赏。”他说，“那些已经去世的艺术家也能够含笑九泉了。”

不过，田纪云给自己留下了两幅字——那是已故的有“共和国红色掌柜”之称的陈云写给他的，一幅是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另一幅是“雏凤清于老凤声”。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于1998年3月退休，2004年出版《刘华清回忆录》，记录了不少珍贵的历史，其中有许多首次公开披露的历史细节。除却写书，刘华清还喜欢打桥牌。而他的桥牌入门是在解放大西南以后，在重庆看邓小平打桥牌学会的，两人也成了牌友。邓小平逝世后，刘华清坚持着这个习惯，打桥牌成为了他退休后重要的娱乐活动。

老当益壮热心公益

与安享退休生活的万里、刘华清、田纪云不同，也有一些老领导在退休后虽然不直接参政，却在教育、慈善等方面发挥作用。

现年已经97岁高龄的中共元老、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就是其中一位。

2012年11月7日，中共十八大举行预备会议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年逾95岁高龄的中共前领导人宋平当选十八大主席团常委。8日，宋平出席中共十八大开幕会，精神矍铄的他步伐稳健步入会场，并与各位领导亲切握手。这是宋平自1992年卸去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后第四次当选中共全国党代会主席团常委。

而据媒体报道，退休后的宋平也十分关心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在任职期间就积极促进扶贫教育工作，而退休后他依然对此念念不忘。今年6月12日，宋平在京出席了一项慈善活动。这项活动号召全国爱心人士投入到助学帮困的事业中来，共同助推贫困失学孩子早日圆梦。而据悉，这是宋平十八大以来首次公开露面，足见他非常关心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事业。

除了参加慈善活动以外，他也积极支持党史修建工作。2013年6月，大型历史文献《共和国日记》首发式暨研讨会在京举行。宋平出席发布会并为《共和国日记》题写序言，并高度评价此书：“为国家记日记，是一种史学创新”。他谦称，虽然人老了，但是还可以尽力发挥一些余热。

与宋平同样“闲不住”的还有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2004年，他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称“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该文为其自编的《嘤鸣·友声》文集自序，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积极呼吁反腐和党风建设。

康琴

民国时期火车票不能提前订

民国时期，铁路不执行预售火车票制度，因此铁路规定：无论是开车前还是开车后，除非遇到特殊原因，否则车票售出，一概不退。民国火车站也没有退票窗口。

退票是老百姓旅行中的常事。近年来铁路部门根据不断变化的现状，对退票规定几经调整。从全年9月1日起出台的梯次退票方案规定，根据退票时间不同收取相应退票手续费，旅客退票一定要算计好时间，尽量减少损失。

如果在民国坐火车，您就不需要操这些心了。民国铁路规定：除非遇到特殊原因，否则车票售出，一概不退，无论是开车前还是开车后。民国火车站也没有退票窗口。这个规定看起来非常霸道，但在当时却有一定合理性，因为民国火车票没有预售制度。

从晚清时期铁路客运开始出现，一直到整个民国时期，火车票始终不能提前订，只能开车前买。民国时期主流的规定是：大站发车前两小时开始售票，小站发车前一小时开始售票。也就是说，民国时期的铁路旅客，买票时行程已经确定，一般不会更改，自然不需要退票。退票的需要是预售制度实行后才大量出现的。

假如旅客在开车前买了车票，但是遇到突发情况，能不能退票呢？也可以，但是很难。

民国铁路规定，如果旅客买好了车票，突然遇到疾病及其他突发情况，实在不能旅行，可以向站长申请退票。这种退票需要理由特别充分，足以说服站长。如果你找不到站长，或者无法说服站长，要想退票，基本没戏。退票也要收取手续费，具体金额是车票金额的10%，但是总数不得超过2元。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也可以退票，那就是上车没座。

我们知道，民国铁路客车不实行对号入座，都是上车自己找座。为此，民国铁路还煞有介事地做了一个配套规定：每趟列车出售的客票数必须与列车座位数一致。理论上，您买了车票，上车肯定能找到一个座位，就像现在的很多长途汽车一样。如果您上车发现没座，那肯定是售出的车票超出了座位数，属于铁路方面的责任，铁路负责退票，不收手续费。

但是，请您注意，以上情形只存在于理论与书面的规定里。实际上，民国铁路根本没有执行上述规定的技术条件和职业精神，车票通常是敞开卖，根本没人考虑实际座位数。我们看很多关于民国人坐火车的记载，当时的客车车厢，尤其是三等车，经常是挤得满满当当，很多旅客别说座位，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你想退票，乘坐下趟列车，可以，但是下趟列车情况还是如此。旅客耽误不起工夫，只能吃哑巴亏。

就算你真去退票，也很有可能退不了。民国的《社会评论》杂志登载了一个事件：民国37年(1949年)，有一个老汉在京广线淦田车站买了张票。车到站后，旅客太多，挤得连条缝都没有，他努力了半天，始终无法上车。老汉拿着车票去退票，车站工作人员看了他一眼，打着官腔说：“有什么票退，明天搭车！”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门外的老汉，哑口无言，呆若木鸡。挤不上车都无法退票，没座想退票，简直就是做梦！李子明

图为民国时期的铁路春运